

语言对比的文化维度 ——以英汉习语为材料

黄晓林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桂林 541004)

提 要:文章从动物的联想意义、英汉习语中动物形象的异同、英汉含动物词汇的习语所用设喻形象与喻意出发,对比研究两种语言中习语的文化差异。通过实例分析,揭示英汉动物习语文化内涵方面的特点,突显其民族个性。

关键词:英汉语;动物习语;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H3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6 - 0085 - 3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Animal Idioms

Huang Xiao-lin

(Guilin College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This essay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notation of animal idio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giving some examples, it focuses on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from the associative meaning,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zoomorphism, and the image and the associative mean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animal idioms

Key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animal idioms; cultural differences

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英语有许多表达式与动物有关,也可以看到与动物有关的大量习语。以厦门大学外文系编纂的《综合英语成语词典》(1985)为例,该词典收录的与狗有关的习语达99条,与马有关的80条,与猫有关的60条(骆世平2006:62)。因此,Smith指出,“在所有动物中,狗和马在习语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Smith1925:195)。各民族对这些动物表象的认识相同,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赋予它们的联想可能很不一样。目前,学术界大多关注“语言共性”、“规则性”的研究(韩红2002:105-111),但却忽视个体性。这既不利于语言本质的揭示,也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甚至外语教学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所以,本文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出发,探讨英汉习语中动物喻体及其联想意义的英汉文化差异。

1 动物的联想意义

联想意义是通过象征、类比等心理手段构建的语义世界。当处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概括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和情感体验,把吉凶、善恶、美丑等蕴义强加给词汇,使其具有文化内涵时,联想意义便产生了。人类

世界既拥有共性的主体文化(main culture),更存在着千差万别、风格迥异的亚文化(subculture)(詹蓓2003:33-36)。在不同语言或文化中,同一事物可能引起完全不同的联想,即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或文化意义。汉英语言都有许多含有动物名称的习语,但是这些动物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却不同。邓炎昌将英汉语中某些词语的语义层次差异归纳为4大类,其中第四类在英汉动物词的使用上体现较为明显,即词语的基本意义“大体相同”,但其附加意义却“有相当大的差异”(邓炎昌1995:5-10)。

如中英两种文化对孔雀这种动物有着不一样的强调重点和文化联想。中国文化里的审美观一般认为:孔雀有优雅的步伐,开屏时有绽放的艳丽。所以,中国人欣赏孔雀开屏、孔雀舞蹈,认为它是美丽的精灵。而西方文化的审美观一般则认为,孔雀骄傲自负、爱炫耀、气焰嚣张,例如as proud as a peacock(像孔雀般骄傲),play the peacock(妄自尊大)等(姜亚军殷耀2007:273)。

2 所用设喻形象相同且喻意相近

英汉习语中有大量的习语源于动物的天性和习性。在人与动物长期的亲密接触中,人们对于动物的天性已

经有了根深蒂固的了解,中西文化对于大部分动物的天性及生活习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马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在中国的神话里,有不少关于圣马的传说:千里马能日行三万里;天马不仅可在地上跑,而且能在天上飞;龙马不仅能在天上飞,而且能在水里游。龙马精神是中国人崇尚的勇往直前、拼搏进取的精神。在西方文化里,马是速度、优雅和高贵的象征,也是人们喜爱和尊崇的动物。据《圣经·启示录》记载,耶稣和护卫天国的军士乘的都是白马,至今在法国大教堂的壁画中,十字架中央是骑着白马的耶稣。马也是人们进行生产耕作的工具和行军作战的伙伴,因此语言中也有不少与 horse 有关的词语掌故,其中 dark horse 一词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并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语(包惠南 2003: 282 - 283)。

汉语“羊”是温驯的动物,象征着纯洁,如 as innocent as a lamb (如羊羔般纯洁的);“牛”象征强壮,“力大如牛”如 as strong as an ox (如牛般强壮的);“蜜蜂”是忙碌的,象征着勤劳,如 as busy as a bee (如蜜蜂般忙碌的,非常忙碌的);“鸟儿”象征着自由,如 as free as a bird (如鸟儿般自由的);“狐狸”象征着狡猾,如“狐朋狗友、狐狸尾巴”, as cunning as a fox (如狐狸般狡猾的);“蝴蝶”爱美,如 as light as a butterfly (如蝴蝶般轻盈), social butterfly (交际花)。这些习语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动物的天性。对于这些习语中的动物用语,中西文化的理解相同,这源于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与动物亲密接触,对于动物的天性及习性非常了解。此外,还有很多英汉习语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内涵上都表达同样的意义,表现相同的文化现象,因此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一致的特征。

3 所用设喻形象相同而喻意相反

萨莫瓦说,“It is more accurate to say people possess meaning and that words elicit these meanings. We can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for the same word” (Samovar & Porter 1995: 152)。英汉两种语言以某些动物为喻体的习语,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比如,“龙”在汉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象征着神圣等,因此在汉语言以龙为喻体的习语所产生的联想是具有褒义的意义,比如“龙腾虎跃”、“龙子龙孙”、“望子成龙”等等。但是,在英语文化中指为魔鬼看守财宝的怪物,相传有三个脑袋,嘴里会喷火,因此英语以龙为喻体的习语所产生的联想意义是贬义的,比如 the old dragon (魔鬼)。“喜鹊”在汉语言中进行比喻所产生的联想意义是褒义的,比如“喜鹊叫,喜事到”,“喜鹊叫,贵宾到”;而在英语中却有唠叨的联想意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蝙蝠”在汉语言中进行比喻产生的联想意义是吉祥、幸福,而在英语语言中以蝙蝠为喻体的习语是联想到坏的特征,比如 as blind as a bat (有眼无珠), crazy as a

bat (疯得像蝙蝠), have bats in the belfry (发痴,异想天开)等;英语以猫头鹰为喻体的习语所产生的联想意义是智慧的象征,如 as wise as an owl (像猫头鹰一样聪明),而汉语则有“夜猫子进宅”意味着厄运将至。猫头鹰 (owl) 在英语中常常是智慧、聪明的象征,在汉语中则视为不祥之物,由于猫头鹰是夜间活动,鸣声凄厉,让人想起凶兆,人们认为猫头鹰叫预示着将要死人,让人心惊胆战。这是人们对前兆的迷信造成。又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蚕 (silkworm) 在英语文化中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小虫而已,没有其它含义,而在中国文化里却颂扬蚕的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因为它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丝。

因此,不同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区域风貌,不仅能造成不同民族在传递和交流语言信息时,对动物喻体的遴选会各有倚重,而且会导致喻体相同而喻义相悖;指称对象完全对应,语用含义却大相径庭的“语言文化冲突”(袁彩虹 1999: 84 - 86)。

4 所用设喻形象不同但喻意相近

文化个性是普遍存在的,它贯穿整个民族文化,因此要表达同种喻义,就得选用不同的喻体。英语习语 slippery as an eel 用 eel 这一喻体表现一个人的禀性:“狡猾而不可靠”。若译为汉语似乎是“滑如鳝鱼”。但这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可接受性差。同时,汉语却有习语“滑得像泥鳅”,它与 slippery as an eel 的喻义相同。我们感到诧异的是,这对习语喻义相同,喻体——eel 和泥鳅)何不同?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大部分英语国家都没有泥鳅,人们不过把它看作一种鱼,不认为它很滑,从而产生不了“圆滑、不老实”等联想意义。他们在表达上述意义时,根据习惯,选 eel 作喻体,而不是 loach (泥鳅) 的对等词。

英汉比喻性习语运用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语言受社会、思维方式等影响的特点。在中国文化中,虎是森林之王。而在西方文化中,“百兽之王”是狮子。老虎、狮子这两种同样有着王者风范的动物,在英汉文化背景下都表示英勇 (bravery)、权力 (powerfulness)、生机 (vigor)、果断 (decisiveness)、尊严 (dignity)。英国人把狮子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 regal as a lion (狮子般庄严); majestic as a lion (狮子般雄伟); put one's head into the lion's mouth (铤而走险)。12世纪后期,英王理查一世因勇武大胆而被誉为 lion,而狮子在中国文化里,只不过是一种凶猛强大的野兽而已。汉语“拦路虎”在英语中则为: a lion in the way 或 a lion in the path 英文 ass 表示愚蠢,如 an ass (愚蠢的人), make an ass of oneself (出丑), He is a silly ass for he believes everything he is told (他真蠢,他相信别人说的一切)。在中国文化中,熊是反应慢、行为笨拙的动物,人们用熊来

表达愚笨甚至无用、无能：“你真熊”的意思是“你真蠢”，“瞧你这熊样！”意思是“你真没用，真窝囊”。比喻“胆小”，我们立刻会想到中文的“胆小如鼠”，中国人常用鼠来形容胆子小；而英语却用 rabbit, chicken, pigeon 类比，如 as timid as a rabbit, chicken-hearted or pigeon-hearted 比喻“着急”，汉语用“热锅上的蚂蚁”，英语却用 like a cat on hot bricks (热砖上的猫)；比喻“说大话”，汉语“吹牛”，可英语却用 talk horse 大量例证说明，上述英汉语表达式之间的差异的根源可能在于，不同的意识方式产生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不同的表达式。一句话，“语言即人，人即语言”（曹廷军等 2007: 8）。

英汉比喻性习语用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语言受社会、思维方式等影响的特点。这就要求在翻译和使用这些习语时，“对不同的差异和冲突具有敏锐的感觉能力、科学的理解能力和自觉的处理能力”（朱秀芝 2007: 129）。

5 英汉动物词联想意义空缺现象

Lador指出，“我们把生活经验变成语言，给语言加上意思，会受文化制约和影响。而各种语言由于文化不同而互有区别，有的语义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中，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存在”（Lador 1957: 168）。在英汉（汉英）对应词中，有时一些词在其所属的语言中仅有理性意义，而其对应词却颇具文化内涵。这就是所谓的对应词联想意义空缺现象。这一类词由于其具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联想意义，最容易给跨文化交际造成障碍和失误。所谓联想空缺，指在一种语言文化中有丰富的联想意义，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却不存在对应联想。如英语 bull 有笑话的联想，an Irish bull 指“矛盾可笑的事情”（余建中等 1995: 61）。美国电影制片人高德温（Samuel Goldwyn）说，“You ought to take the bull between the teeth”（你必须把废话从牙缝中剔除）。其中，the bull 出自典故 an Irish bull Hit the bull's eye 形容“正中要害，一语破的，大获成功”（李先诗 1997: 273）。鲨鱼（shark），中国人只知其理性意义，汉语却很难找出它的喻义。这可能反映出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使非近海民族，对水中之物还未熟知其特性。英国人则不同，英伦三岛四面环海，因而鲨鱼的特性应为他们所熟悉。因此，a shark 指 a dishonest business man（狡猾的商人）或 a swindler，这种联想意义无疑反映出英国人有着长期的海上经商活动。河狸（beaver）也属于这种现象。它主要产于北美洲，在中国很少见，河狸经常积极活动，有噬树筑巢的习性，且技艺很高，具有独创性，因此 eager beaver 指“工作勤奋的人”。鹤（crane）在中国文化中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它常与象征长寿的松柏一起出现在绘画及图案中，

并题上“松鹤延年”，上年岁的人过寿时，人们常喜欢送上此题材的礼物。“鸳鸯”（mandarin duck）令人想起“恩爱夫妻”，中国古代文学及戏文中常用此比喻，而它们在西方文化中都不会给人带来这种联想。

6 结束语

英汉语言有着丰富的动物名称的习语，动物习语往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对动物习语也有着重大影响。然而，英汉不同的语言文化、地理环境、情感认知和思维方式导致大多数英汉动物词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不同。因此，在学习外语或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注意具有民族文化背景色彩的词汇。也只有掌握它们的民族文化内涵，才能真正掌握语言，发挥语言交际工具的作用。

参考文献

- 包惠南.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3.
- 曹廷军等. 语言即人、人即语言——反思英语全球化与弱势民族语言文化的丧失 [J]. 外语学刊, 2007(5).
- 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韩红. 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 [J]. 外语学刊, 2002(1).
- 李先诗. 英语典故精选 [Z].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骆世平. 英语习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姜亚军 殷耀.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余建中等. 朗文英汉双解英语成语辞典 [Z]. 香港: 朗文出版亚洲有限公司, 1995.
- 袁彩虹. 英语动物词汇的象征意义 [J]. 外语教学, 1999(3).
- 詹蓓. 英汉动物喻体语用含义的对比分析 [J]. 外语研究, 2003(4).
- 朱秀芝. 文化间性视野中礼貌意识的生成 [J]. 外语学刊, 2007(3).
- Lado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M]. Lans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 Samovar, L. A. &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Smith, L. P. *Words and Idioms* [M]. London: Constable, 1925.